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十二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文中公富弼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一不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弔以泣至於巖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惟憤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壙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于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隨唐末嘗為幽州良鄉主簿遭亂奔二浙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為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初聰警嘗舉神童在秘書監集春秋洎歷朝史為真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秘監生鼎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幕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

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 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為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遂再適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權秦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 朝試可署秘閣校理時 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已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為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 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余郵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礪居下矧為后族強逼之階不可以為法或宮中用是為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澤尋出為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養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間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

出於中旨廼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慶事為戒明年 章后弃長樂權為右司諫厲 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為皇太后預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陳王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未聞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 上悟第存后泣殤而止公彈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公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太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 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棟妃嬪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不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羣御史伏閣明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奪取漢唐廢后事為解辯詔相公曰 陛下天姿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論議甚切直又明日晨

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挹宰相廷辯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
道在郡歲余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
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
政知而不敢違公聞之不食將入辯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
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
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
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
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
公處之采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舞其姦京邑肅然稱治平時
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為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
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機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
宰相益不悅族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不道不行不
肯已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移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
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

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眾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
嚴於是遷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
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屯圍閣直學士吏部
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
即寇壤歸然孤壘人心危恐發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
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
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夕兵無紀律猝有外警盪然不支公於是
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析為六將分命裨佐訓教不數月舉為精
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
諸路皆以為法力城青澗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
收軍實人視延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
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為未也無幾涇源師出敗于
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
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荅黜其僭署為陳逆順禍
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敗始悟賊書諭而非誠益自信立

報為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 上知亡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
耀州幾日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為賊衝然地與賊境相衝久
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柔遠砦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
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
麾兵血戰則遠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夜遁城既立詔名大
順徐又城細審復胡盧砦砦招明珠滅臧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
環千餘帳內附自比環慶屬羗悉為吾用光是卒驕難使王將咸
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葆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
勞苦雖口死不怨久之涇源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
知親率戢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
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於是大定初定川事聞 上頗駭謂侍
臣曰得范某出授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 上大喜懷其章示執
政曰吾知范某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
屢劔議黥鄉人為軍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涅刺其手非校

戰請農於家后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為民民德公至于今不
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
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目懼
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為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
之輿議謂公有經綸才不當踞於兵府是秋改叅知政事 上倚
公右于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
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劇以歲月而人不知驚愍久之道也 上方
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未奉詔每辭以事大不
可忽致於是露薰降手詔者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
給筆札令立疏者各一日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
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
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
以抑邪佞振綱紀扶道經世一一可行 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
耿不為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
知之如不聞持之愈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署公慮帥臣恃和

而懈因懇請安邊即命為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
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餉奏欲棄之公曰麟棄疆場日蹙
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
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脩來
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輸之勞以帥議不協
罷公至知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止耕奇嵐一境
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羗好難保而邊計尚缺踈手奏願
解政事復領四路以摠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
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許遷給事中二年又請浙郡因得展先
臣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沉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
安撫使幾歲疾病又請穎肩昇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為學
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改從耳勉慕皆欲行之於已自始仕慨
然已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為人
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
務勁雅事有不妥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慮憂患故屢亦見用

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
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
道篤而自知名者也在陝西尤為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
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
禦玄田銳觀興廢適圖進討會羗人復修貢朝廷姑議息兵而從其
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害屬雜
羗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過也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
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為破敵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
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
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
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
者乘間蜂起益以奇中造端飛語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死而
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沒喘下嗚呼道之
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已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
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

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良厚而
悉以遺將佐在杭盡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斂無
新衣友人醜貨以奉葬諸孤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遺奏
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于道不為祿位出也作文章尤以傳
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若干卷兩府論事若干卷
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祔
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
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
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萊諸孫三長正且守將作
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並幼銘曰

公之世系 源于陶唐 晉會食范 厥姓始彰 雖瘞彘增
滂窳雲質 茲惟聞人 間代而出 或霸或季 所有何述
粵自得姓 千五百年 獨公挺生 為天下賢 涉聖之餘
揭厲泐泐 道尊德融 事公實繁 人獲一善 已謂其難
公實百之 如無有然 遭時得君 位亦顯焉 罹此讒慝

志莫究宣

元元卒艱

噫嘻乎天

杜待制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
捕 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
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今古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
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
龍衣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
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
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
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杳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
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
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
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徃徠而吾兵以苦暑難
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

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爾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父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然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疋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賜諸溪洞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猶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北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馳殺邊戶掠

奪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劭為秘書省校書郎君以陰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昌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貧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父之以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鑄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邵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

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
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
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
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
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子其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 其果以決 其守不奪 其摧不折 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郭將軍達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公諱達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卜葬洛陽因家焉曾祖
隱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斌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崔
氏妣賀氏追封信安永嘉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學初
以父蔭補北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凡遵為延州西路
都巡檢使遇賊死之朝廷優卹其家錄公為三班奉職時范文正
公仲淹為陝西都部署公往隸麾下范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
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杜勇皆絕人一日捕虜誤殺屬
羗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以責後效范公亟令
毋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為陝西經畧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
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
其利范公曰君之言然遂決意不復出師洙怒而府中將吏皆謂
公未幾涇原任福全軍沒於是向之謂公者以不出師為幸且服

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罷武藝司安撫王文忠公堯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右班殿直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奏請公為駐泊捉賊屯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如公懷敏衆唯唯公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怒後數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傲倖徒勇無謀可禽也陳公歎曰君真知兵懷敏今覆軍矣召試入等進右侍禁授直定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兵馬都監章貴據州叛安撫使國公况都部署李公昭亮召公往招之公與保州兵馬監押待其臻嘗同事范公臻為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紫囊示賊曰此舊物也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巡檢史克順亦拜皆曰願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請諭衆歸順貴等由是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或殺降柰何公曰我留城中以為質或殺一人來碎吾身可也衆感激皆請降公悉開所塞諸門以出降兵保州平詔先授閣門祗候然後論功都帥嫉之不肯議賞復阮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還鎮陽不許俾公守城

門不畀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歎曰完此城者此公也爭往餽之久之方脫去富文忠公弼宣撫河北公謂之曰保塞之寇盍許于我公曰賞以閣門職夫復何冤富公曰吾知已詳而君不言其長者改雄霸州路沿界河至海口同巡檢又以為定州駐泊兵馬都監進東頭供奉官充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太夫人憂乞解官三請乃許邊郡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自公始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大臣薦之乃以為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虜知漢法不敢過壕每為寇公命邊吏追奔突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迄公去不敢犯邊皇祐五年秦鳳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勝遂拔其城擢授禮賓副使尋兼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路沿邊安撫都監兼同提點諸州軍寨擁場未行選為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虜中群臣上其主尊號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吳公奎固不可虜欲脅之夜聞帷外有兵刃聲公堅卧不起虜人促之急公曰使臣可殺不可屈虜之君臣乃好諭曰北朝盛禮願南使一觀公曰當觀於何所

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不可復命曰立於別次乃入卒觀不賀使
還虜人以為言吳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兵馬都監故相龐
公籍鎮并門俾公權知忻州契丹請天池朝以為故疆久不決龐
公委公往議公於故壙得與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迺祀天池
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龐公龐公喜命公自為報
命虜遂伏龐公薦營勾河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義
反加帶御器械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知潭州捕得仕義親信
置左右以為小史善遇之乃備言山川地形虛實情偽用兵長
短至嘉祐三年春用小史為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城峒及賀府等
二十餘隘拔新州又街枚夜進踰旬至仕義所居桃花州一戰破
之仕義棄城走蠻酋七百餘人仰血乞降公受降以聞賞功拜本
司使邵州武岡楊昌遠反詔以公為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兼知邵
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昌遠登柵大呼公命縱
火焚柵斬其將雷鐵城等數輩諭昌遠令降昌遠曰我平生勇冠
諸峒一旦君此知勇不及施非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

曰天道助順爾何能為昌遠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為
神相率願降并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荆湖南北
悉平訖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
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祿養資考之地非
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
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
日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惠州防禦使賜號雄
勇亮節功臣 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衛親軍馬軍都虞
候馬步軍鈐帥詔公入朝兼總二司未幾兼領殿前司 上親試
田瓊韓存寶武藝不中格皆許云嘗從郭某涇原有功未賞 上
命公升殿問之信然乃錄用之 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略以對
上甚悅泛論朝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讒 上問公何如公曰
富弼忠亮臣以全家保之 上察公可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
復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同簽書
樞密院事封文水郡開國公改賜推忠佐理功臣及國門公感疾

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瘳復令平原夫人往視公曰下且有疾
上為 天子憂未能造甜而先見家人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
忠獻公暗欲寬塘灤之禁同列以為不然論於殿上 上甚怒韓
公未敢對公進曰臣詳知塘灤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進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權術修法令議制
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灤澶淵之役豈無塘灤耶他日誤朝
廷守計者必塘灤也歐陽文忠公脩進曰郭某之言是也 上意
遂解三年領簽書樞密院事為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
軍都總管經略司兼判涇州公懇辭樞職 上曰初欲授卿宣徽
使慮外人以為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公力薦今丞相范公純
仁等數人而後行党羗人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謂
始服終叛為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
降因繩之以法則邊患無 弭遂決意用兵二月師次棧吳川令征
挺身來降公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下者大破之拔鷓鴣訓狐
等城乃散諭諸羗俾安心 歸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絕諸羗畏感爭

出犒師因駐兵塞外觀覽山川見強弱利害所在乃城棧吳川又
遣諸酋諭青雞川諸部示以威信悉效順又城青雞川二川飛勝
相待新附降羗萬餘帳地數百里皆在腹中乃置酒召諸酋犒燕
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遂為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
公曰諸羗利牧養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為荒蕪汝等可近山
畜牧以閑田來獻諸羗曰謹聞命有畧田者我等為公滅之得良
田千餘頃乃下令召弓箭手人受田百畝馬五十疋旬月得壯士
千人騎千疋省屯戍餽運之勞詔獎之賜棧吳川堡曰治平寨青
雞川堡曰雞川寨 神宗即位加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解
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指公為黨公固
請閑郡召還朝至京師闔門待罪 上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
乃為宣徽南院使充京東西路安撫使判鄆州至州七日拜鄆延
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時种諤誘羗名山降夏人
誘知保安軍楊定內殿承制侍其臻右侍禁張時庸殺之邊事方
起故命公往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命公當必棄之

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雨屯綏平王雅屯懷寧燕達守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祚之喪且請綏州公言不可許又欲納塞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今丞相韓公績故太僕卿劉航來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徇其請許之熙寧二年都羅重進奉書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界何吝蒐名喪寨党移賞娘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虜使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有詔俾公焚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害安用守日爲頭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潛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檄爲驗虜使遂詰而去公以其事聞上大驚顧大目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向未之見何也公徐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是後遂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歎伏公

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稽朝命違詔首之罪詔褒之曰淵謀秘畧采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詔數夏國之罪以拒之卒留綏州蒐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以夷狄獸心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乃戶選壯士一人爲提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景珣庸人何繫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密調邊吏得殺定等首領姓名謀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公曰此將斬囚以給我檄宥州詰之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公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貴韓道喜以來公遣姪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立欲以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借或受之必僞立姓名以邀金繒今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虜以重兵寇邊上

手詔賜公曰東常納款詞禮恭順 朕務來遠以息邊民方降誓
詔且備冊命使猶在道兵已犯塞可具經久守邊方畧以聞公上
言夷狄之任不常古無一定之策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
終曰 陛下推心委任賢才專意篤行仁義刪苛法而寧衆心省
重役而安百姓邪佞不聞於耳正直常致於庭天下何憂不和四
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畧應變權宜貴無聲無形不可預言 上
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畧遣知河中府蔡公延慶來就議 上
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對附延慶上之明年虜以親軍夾河壯
騎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公曰虜遠來利在速戰其
鋒未可當令毋得輕出謀告曰賊糧欲盡矣公稍出兵應之已而
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火皆滿公曰賊師其道諸
將皆疑公曰鷲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
惟庸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鄆暴掠尤甚公曰可
矣乃使李安李顯出綏德彭達出順安燕達出綏平賈翊出安塞
檄宥州及使人諭賊曰夏國還誓侵城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過

悉聽汝還或不從誅無噍類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餘皆拒官軍
諸將合攻之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校太尉改雄武軍節度
觀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聲言將自西路擊延州公遣李顯
往東路視之顯未及塞馳還請濟師公復遣往已而賊果自東路
由金湯白豹川襲慶州公知秉常在宥州遣燕達將銳士悉破虜
近邊諸寨聲言擣虛取宥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吳稹援大
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虜衆遁歸韓獻肅公絳宣
撫陝西四路种諤帥師將取橫山公曰諤任生耳朝廷以家世用
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
幕府與公論難公曰此舉不唯無功恐別生他變為朝廷憂以議
不合詔召還朝 上問公曰种諤取羅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
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願速備撫寧則羅兀無患 上曰何也公曰
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
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羅兀隨之 上深
以為然未及往備撫寧已陷遂棄羅兀明年慶州兵作亂關中騷

然諸郡皆效朝廷憂之拜公永興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興軍至鎮徽警去備追巡羅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盜人情乃安徙判秦州充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甘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園甘谷形勢孤絕民不樂業公欲增築五城以安民心通渭舊乏水公欲移新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力衆寡召諸將分命之曰趣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目莫敢出言公授以方畧亟遣行各至其地則土功攻守之具畢集不踰旬皆成虜駭其神速不敢攻於是邊圉遂固王韶將開熙河依相勢多爲不法公案其罪韶引邊事以自解且乞他官覆按朝遣大理丞杜純來治先移公判渭州純按韶事皆實宰相怒并坐純更遣御史蔡確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未幾乞河東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明年復宣徽南院使時遼人遣蕭禧來議地界上遣呂大忠李舜舉與禧議手詔問公方畧公悉奏之比人有降者衆謂宜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彼或欲交質於我何以拒之頃契丹駙馬劉二賈來歸仍上平燕

策朝廷恐以小害大尚且拒之此一番奴欲致我曲耳亟遣之揚復乞河東陝西招懷投來蕃部公奏駁之曰河東扼二虜之交與陝西異誓詔誓重且以招納爲戒今行楊復之議是自求擾也時朝廷有經畧四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公獨鎮以靜重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寇廣南陷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尚爲招討使內侍押班李憲副之已而罷憲更拜公爲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宣撫使尚副之公入見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可前料願至邊圖上方略上問所須曰願得鄜延河東舊將吏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物劍甲以寵之師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初降勅榜諭溪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直陳八事請散榜郡縣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公遣和斌楊從先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諸將將九軍及降附諸蠻水陸並進師次邕州遣曲珍討下雷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諸峒皆會於軍次思明州公以謂廣源州啞吭之地兵甲精

銳不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察使劉應紀為賊謀主不禽應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應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攻之交人以象拒戰公使強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卻走自踐其軍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枕榔縣曲珍攻門州亦拔之溪峒悉降交人伏兵於夾口隘以待王師公知之乃由間道堦頂嶺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十里賊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趨富良壁岸下給告曰和斌揚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交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揚言曰大師至矣賊少止麾下士勇自信公叱騎將張世矩主斂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蹙入于江者不可勝數江水為之三日不流斬首數千級殺偽大將洪直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表詣軍門請降納蘇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諸將議帥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安南兵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公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

聞約交人聽旨公入塞亦疾甚以護諸將城順州及枕榔縣而還詔赦交人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閑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祿大夫左衛將軍西京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今上即位授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檢校司空知潞州武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年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武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元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西京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計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娶史氏封平原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承事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良忠諫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通直郎夏大定大理評事錢蕘承務郎胡士修宣義郎呂昭問內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王東文廣濟主簿范埴皆其婿也一早卒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公初遭母喪慶帥杜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樂召公強致之公涕泣就坐毀脊不勝衣遂罷罷去既詔許解官行服杞以錢四十

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慕范文正之為人性嚴重不妄言
笑為將領宿衛持法不貸下軍政肅然及守邊拊循士卒得其歡
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節制鄜延夏人
嘗寇秦鳳邊將范愿死之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
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
耳因為上論之甚詳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
父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
隊頃刻而成先是鄜延雖多屬寇而無法制不足用公擇其勇技
出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數萬皆為精銳兵械犀利為諸路最
善用將校每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暇則閱試而記之故所用
無失慶州之役主帥歸罪偏裨既斬李信劉甫又治鄜延西路都
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託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公惻然
哀之曰君第以我不遣為詞力救之得免明年玉大勝於新寨
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功皆卿之力也公每戰必
戒諸將先招懷而後戰聞故降附多而誅戮少尤愛惜士卒南征

既上道有犯罪者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
我軍將盡矣命一如法令湏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者
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為功嘗語其子曰吾用兵陰德多矣公雖以
武立名然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
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錄之曰竹庵精慮又取古人言行可師者擬
劉向新序編次之以自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
國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迹莫不精究喜
為詩有五原閑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十卷
對境圖釋五卷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從太師之兆公
在 仁宗時有功南海為名將 英宗 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
之出入中外常為重輕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為安論
將帥必以公為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
紀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麓遠不敢動公常言曰兵
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是恠者故公一謫不復振處
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

及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寢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十即自為棺槨貯之居第每與客觀之幕府辟士極一時之選趙高初掌機宜未幾代公帥鄜延其餘多為名臣世以公為知人初范文正最先知公獎拔之韓忠獻富文忠司馬文正及令丞相范公皆稱公不容口某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公間每見郭公言必及深遠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雖古之賢將何以加此孤忠孝以銘為請辭不獲乃銘曰惟郭之先父氏自號世有顯庸以踐邦伯相郭公允武允文出入四朝克成厥勲仁宗惟仁天德不殺疆理南海公初奮伐英宗惟英整肅四方登公樞廷大震底羗神宗惟神耀我聖武西守南征公為方虎蠶爾交蠻自昔邦讎帝命公往匪亟匪游披其五州炎荒是宅功成身危為衆受責釋師十萬耽玩簡編樂以忘憂卒歲窮年二聖起公將收桑榆公以老告身與疾俱惟其成烈萬夫之特云誰無勇孰如父識不知禁人視其所知嗚呼郭公名則不夷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孔中丞道輔墓誌銘

荆公王

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勛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四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因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小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

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
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
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充鄆御史中丞皆
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
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
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
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
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
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曰士元
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
臣道地故出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
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
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
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

女生二男子曰海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
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
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
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
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之以為神州將欲驗以聞故率其屬
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
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
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 維志之求 行有險夷 不改其軌 權強所忌
讒諂所讎 考終厥位 寵祿優優 維皇好直 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 為識諸幽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丞相商

英

張氏之先居卬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公諱珂居蜀州新

津縣之新穿鄉娶鄉先生樊氏女是生大父諱湯娶劉氏是生三子長曰禹次曰藻季曰文蔚字隱之即吾考也考娶江原馮氏生五子曰軒英曰民英曰唐英曰虞英曰商英考妣以唐英陞朝叙封光祿寺丞長壽縣君以商英陞朝累贈朝議大夫祥符縣太君考之行義詳於翰林學士范公景仁之內誌妣之賢淑具於樞密直學士錢公醇考之銘詩茲乃得而畧已唐英字次功少與兄軒英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年十八州舉送至禮部再上遂及進士第實慶曆三年也初調渝州決曹椽上興王正議五十篇翰林學士孫公夢得奇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椽與夷陵令蔣槩种歸令鄧綰爲文友名聲籍甚荆湖間楊公元素以詩贈曰建平之江悍以端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寞故聚英才闢其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官此遐徼白雲先生張少愚誦之曰直詩史哉用薄格移襄州穀城縣令令圃多種富實種於民還其陳而配賣以所得息饒多與鄧城相埒銓曹以所入厚薄目之曰

穀大鄧二次功至則以圃種柳千株作柳亭刻石誌之嗜利者聞以愧焉開古黃澗渠溉田無慮千頃作諭民十篇以譬風俗初若迂闊於治既久而折崖諸鄉以野陋頑梗稱者子弟皆向學樂善彬彬有文化之漸漬於人也效緩而功遠於諭民見之矣代還恩薦格改著作佐郎 英宗即位覃恩轉秘書丞明年轉太常博士神宗即位轉屯田員外郎初 英宗自濮邸繼大統次功上慎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朝議作臺諫官相次黜逐熙寧二年詔舉臺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見之明以名薦上次功在治平中 英朝不豫 慈聖垂簾大臣莫敢發儲副之議者次功奮不顧忌諱請立穎王爲皇太子 神宗知之特除殿中侍御史裏行賜對因問曰卿何尚衣綠耶對曰前此回授與父 上曰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時 神宗方講求治道慨然上嘉三代而下陋漢唐左右公卿未有以中 上心者公以疏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 陛下左右又言皇親負多祿侈宜以服紀隆殺

差降及言天下苦於力役不至有碎崖流離宜講求可以寬民力
代民勞者其後施行多如次功言皇親宗諤引外任使相例僥倖
于求侍長上表詞語不婉次功彈劾之宗諤奪倖官僚罷逐宗室
肅然盧士衡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次功奏人呼士衡為迷龍
圖鄆節制山東奈何不慎擇帥耶士衡降知列郡次功長於論議
善言天下事每進見上稱其忠將且貴之三年八月丁朝議公
憂去官次功自為小官迎侍二十年孝養備至偶朝議公懷鄉西
歸卒於里舍恨不及見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
年四十有三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靈柩葬於
成都府雙流縣之三珠里有文集若干卷紹聖三年次功之子庭
玉年四十一矣既克鞞家徙居廣安謂孤墳在蜀歲時洒掃不及
從地理家得吉穴於南峯之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遷柩改卜來
請銘誌謹涕泣而為銘曰

汪洋浩博 長川巨壑 次功之學 煥爛繽紛 祥霞慶雲
次功之文 清真勁烈 危松皓雪 次功之節 卷舒開闔

急雷驚雷 次功之才 玄何不壽 隕于壯齡 所蘊未究
吾門不昌 存我匪令 而隕其良 南峯之下 虎抱龍懷
英靈所舍 我既葬之 有子改卜 壘土來綏

沈翰林溝墓誌銘

荆公王

安石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贈兵部尚書
祖諱某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
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為第一故
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
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
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判登
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
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
知其為材居父乃始以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
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未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鋤治葭蠹所禁

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
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
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
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
權知開封府公旦暮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
客皆怪之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他人如公坐視其左右
於是名實暴耀故自 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而閭巷之士奔
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侍疾
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公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
牧使兼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
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賜黃金
百兩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治平四年七月
一日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九日卒年四十有三男
一六女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幼夫人陸氏封
定郡君公官至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

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嘗視事而文辭
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該通於
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不賢不肖尤詳視遇人
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從舍於良善貧弱既恤之尤至
在杭待接賓受多所閤畧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
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死知與不知皆為之
歎惜即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公錢塘龍居山皇祖尚書之兆銘曰
沈公儀儀 德義孔時 升自東方 其明孰虧 視瞻歎譽
無我敢疵 正晝而隕 嗚呼可悲 序傳有史 亦銘在詩





